



# 50岁妈妈怀上小男友的娃 24岁女儿该不该帮她做决定

□张妮



小娜24岁，刚参加工作一年多。她的烦心事来自老妈，50岁的老妈怀孕了，要不要留下肚子里的孩子，老妈竟然要小娜做决定。

小娜的父母在她高考后办的离婚，小娜自己决定跟老妈。老爸只要了他的公司，家里三套房子都留给了小娜，小娜大学的生活费、学费等都是老爸负责。老妈离婚前在老爸的公司工作，离婚后就没再去上班，主要是靠房租生活，有时到亲戚家的公司做兼职出纳或内勤。

这些年老妈的男友换了好几任，现在这个是去年夏天在云南认识的，两人在网上神聊，他就来重庆了，比老妈小了9岁，开始没工作，最近才到一家公司当保安。

老妈对小娜说，要不要这个孩子你说了算。小娜知道老妈的男友未婚未育，如果老妈跟他生

了孩子，也许他们能长久，也许一样会散，谁知道呢？但老妈这个年龄生育确实风险很大，她血糖高，有慢性肾炎，心脏还有问题。

倒春寒的天气，我和小娜在观音桥步行街见面，刚一坐下，她脱下外套，我发现她薄外套里面居然只穿了一件格子布衬衫。我厚外套里还有羊绒衫。我问我冷不，她叫我摸她的手，果真像刚烤出的小面包，暖意融融。我叹息说难怪老妈要向你求助，年轻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

小娜摇摇头说，自从爸妈离婚后，老妈就把我当主心骨，我未老先衰快累死了。

我说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人，我不赞同父母替代孩子去思考和生活，同样也不赞同儿女替代父母去思考和生活。老妈把这样一个严肃重大的问题交给你决定确实欠妥，我更愿意相信，老妈把这个问题的决定权交给你，是想向你表达另外的心事。她有什么心事？除了打牌，看肥皂剧，谈不靠谱的恋爱，心里不会装其他事。

小娜嘟嘟嘴，眼神和语气都在表达不屑、生气、着急。

我说也许老妈真的是自己没想好，毕竟这是家里的一件大事，你是家庭一员，她是需要征求你的意见。由此也可见你在老妈心中的分量有多重。我望着小娜，她点了点头，我就请她聊聊老妈的优点。

她想了想问道，天真算不算优点？我笑着说你觉得算不算，还有呢，继续。她说善良、乐观、脾气好、不势利。我说老妈能和小自己9岁的男士恋爱，优点还可以加上勇敢、有激情、有魅力。小娜咧嘴一笑说，这样想她，倒是比那些只知道名牌包包和拉皮术的中年女人可爱有趣。

小娜突然眼睛一亮说，我知道老妈向我求助的真实原因了。她可能担心新来的小孩会花钱，而我会舍不得。老

妈和她男友几乎是无产者，家里三套房子还有点小存款都是老爸留给我的。老妈若是担心这个就是多想了，也是小瞧我了。

我问小娜知道自己最担心什么不，她说当然知道，老妈身体不好，工作不稳定，和小男友未来不确定。我建议她把自己的担心直接告诉老妈，介于老妈的年龄和身体状况，一定要找医生做专业咨询，无论如何，人不能和自己的身体开玩笑。

小娜说你让我找了一堆老妈的优点，我还是得说她最大的缺点，也是我最烦她恨她的，她不爱惜自己，不懂对自己好，瞎糟蹋自己，整出一身的病。

我连连点头，一个人不爱惜自己、不懂对自己好、瞎糟蹋自己，让自己健康出问题，不仅是给自己添麻烦，也是对家人最大的不负责，给家人带来无尽的困扰。

我话音未落，小娜捂着嘴哭了起来。望着她脸上流淌的眼泪，我心里也充满了别样的酸涩，我拍拍她的肩膀说：“回家和老妈敞开心扉谈，想哭就哭，想吵就吵，把心里的压抑郁闷表达出来，宣泄了才有恢复正常的机会。你从心里并不接受你们之间角色颠倒的关系，你只是在压抑自己的委屈和愤怒。不如坦然正视自己的内心，也让老妈有机会接触到自己的内心深处。好好沟通交流，重新找到一种你们彼此都能接受的相处方式。记住，人与人之间无论什么样的相处方式，恪守边界、相互尊重都是基础，否则就容易累人累己。”

小娜红着眼睛点头说，知道了，老妈的事我再也不能大包大揽了，要不要孩子，我提建议，说我的担心，但绝对不帮她做决定。

(作者系重庆晨报记者)

## 不想染发

□舒德骑

鄙人脸黑皮皱，形象实在一般，自来懒得顾影自怜，镜子自然照得少，免得弄坏了心情。忽一日上理发店，竟发现鬓边已冒出簇簇白发来——难道自己也老之将至了吗？

儿时，最怕的是母亲头上的白发。一见她头上的白发，心里便会生出一丝惶恐来，母亲老了会离我们而去吗？我们会成为“无娘儿”吗？

把头发染染吧，妻劝我。染发？我不置可否地捋了捋头发。

头发，自然是一个人年龄的标志，形象的写照，大概除了剃度的和尚和陈佩斯之类的笑星们，恐怕少有人不珍爱它，不然那“101”之类的生发水如何那么走俏？特别是现在而今眼目下，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连手指甲脚趾丫都成了人们竞相关爱的地方，更不要说最显眼的头顶了。为了一颗脑袋，人们调动了全部智慧，变着花样打着头上的主意。染发，便应运而生。年轻的将黑发染成米色，中年的将花发染成黄色，老年的将白发染成黑色，因人而异，各取所需。站在大街上，举目一望，人们头顶上异彩纷呈百态千姿，眼睛一花，你还以为走进了联合国大厦。

那天在解放碑逛街，见两个毛头小伙儿，一个头上黑白相间，一个头上红黄分明，斑马状的头发下露出两张自豪且得意洋洋的脸。旁边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瞪大迷惑的眼睛，仰头问他爷爷：“这是不是卡通上的火星人？”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标新立异，也需要勇敢，也算一种时尚。在如今个性张扬的年代，只要你不违法乱纪，不伤风败俗，就不会有人来干涉你。头发当然算私有财产，所以你愿意剃成灯泡形痕孟状也好，盘弄成大牛角宝塔形也罢，染成梅花图梨花色也好，那都是你的自由，大可不必在意旁人的说三道四。

染，是个人的自由；不染，也是个人的权利。思忖良久，我决意不去染发。不想染发，除了怕麻烦，更重要的是想让自己面对现实，活得更自在坦然，少些拘束少些负担。生老病死，乃人生之常理；黑白更替，乃自然之法则，大可不必大惊小怪自卑自弃，也不用劳神费力太费心思。保持一颗平常心，坦然面对生命的每一个过程。

“没有白发，没有皱纹的祖母是可怕的。不再假装年轻，人生必老，相貌必难看，生生死死，智者不惊，老得自然，老得有风骨，殊不知鹤发童颜，也是一种美的写照呢！”夜来读书，秋雨先生的这段话对我颇有启迪。

算了，懒得劳神费力自找麻烦，我告诉妻：我不染发。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 市井烟火

### 街娃儿

□李晓

那些年，作为一介文青，我满脸粉刺双眼充血地穿梭在城里的文艺圈子中，但我很快发现，我很难融入那个清高孤傲的圈子，圈子里依然有着某些世俗的游戏规则，大多论资排辈，加上我只在小报上发了几篇豆腐块文章，在文学上根本没有指点江山的豪气。

我发现，那些城里的街娃们，反倒有一种危难时刻为朋友兄弟两肋插刀的豪迈耿直之气，与他们交往起来，心里不疙疙瘩瘩，甚是轻松愉悦。

许二娃，就是我认识的街娃儿，他早年浪迹街头老巷，靠给一些混出了模样的“大哥”当保镖潦草混日子。后来，在我语重心长地开导下，许二娃在巷子里开了一家小面馆，也成了家，把日子不咸不淡地过下去了。

有天早晨，我照例去许二娃的面馆吃炸酱面。刚入座，二娃肥胖的老婆便踩着粗壮腰身给我端来一碗熬得乳汁一样白的海带排骨汤，一眼瞥见她左手无名指上的钻石戒指，我叫出声：“哟，二娃给你买戒指了。”“是噻，他不给我买哪个给我买嘛！”她粉嘟嘟的一张脸笑成了麻花儿。

很快，瘦精精的许二娃给我端来喷香的炸酱面，上面浮着的葱花、芝麻、花生碎让我胃口大开，我打了一个饱嗝，感到生活是如此的安逸踏实。

当晚，许二娃约我在城里大排档吃烤鱼喝夜啤，许二娃给我眉飞色舞讲起了他给老婆送戒指赔罪的来由。原来，许二娃学会了上网聊天，他和一个女网友很快打得火热，二娃吹功甚好，不久和那个穿越迢迢山水的女网友在城里一家茶馆见了面。没料，许二娃在街娃儿的江湖上得罪了人，被另一个街娃儿通风报信给二娃的老婆。在茶馆里，痛哭流涕的许二娃给赶来的老婆下跪求饶，发誓痛改前非重新做好人。

许二娃同我喝着酒，他一下握住我的手说：“哥子，你看我老婆嘛，水桶粗的腰身，我有点腻烦她了，你看某某的身材多安逸。”许二娃说的某某，是城里一个剧团扮演花旦的女子，那可是城里一枝花呀。啊啊，真没想到，许二娃还有如此卑微的单相思。我顿时喝住他，二娃，你落魄时，是她不嫌弃你，拯救了你的人生，你要讲良心。二娃不住点头附和，说做人确实要讲良心。后来，二娃与老婆关系融洽，践行他对老婆下跪时的誓言。



二娃的父亲去世时他才9岁，母亲把他和姐姐拉扯大。二娃对母亲相当孝顺，有次去他家，看见他要给母亲在木盆里洗脚，瘦小干瘪的母亲像个孩子一样笑着。二娃的母亲患痴呆并瘫痪在床后，二娃的老婆一直精心伺候着。

二娃比我小9岁，他称我为“哥子”，这暖心的称呼，让我无数次在心里悄悄动情过。一次，为烦心事郁闷不已的我，溜达到江边桥下独坐，我还是觉得寂寞，一个电话叫来了二娃，二娃就陪我坐在桥下，听着江水呢喃到黎明。

二娃是一个心怀慈悲的人。上街只要见到有人行乞，二话不说便解囊相助，从不问真假。有一回，二娃付酒钱后没钱了，见一路边行乞者，便向我借了100块钱捐助。后来，二娃还钱给我，我推开他的手说：“二娃，我们一同行善嘛。”二娃冲上前来抱住我大叫出声：“好哥子！”

去年秋天，二娃所住小区里一个独身老人去世，社区决定给老人办个简朴丧事，二娃积极响应。在老人的灵堂，社区请来了丧事乐队，二娃还上台声泪俱下地唱了一曲《烛光里的妈妈》，我也在下面跟着他不停抹泪。老人出殡的早晨，二娃充当老人的儿子，抱着骨灰盒去墓地安葬。

二娃耿直义气，不城府不算计，和他交往起来不累，心里不堵。二娃嘴巴甜，笑嘻嘻的像天天度蜜月，是个喜神，他面馆的生意也特好。去年，二娃炒股净赚7000多元。“来来来，哥子，我请你喝酒分享。”二娃请我喝酒后的第三天，突发脑梗，幸亏发现及时，力气大的老婆扛着二娃到医院抢救治疗。

从医院出来后，许二娃在家做康复训练。前不久，城里十多个当年的街娃儿搞了一次聚会，我受邀参加。我去接许二娃，他嘴里啊啊啊地急切地吐着含混不清的话语。我上前去扶，二娃推开我的手，他扶着马路上的小叶榕歪歪斜斜地走着。二娃觉得累了，他气喘着把脑袋耷拉在长满胡须的榕树下，双眼无奈而又依然显得逞强的目光望着我。二娃的目光里，有泪花浮动。

(作者系重庆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干部)